

# 故土他乡皆此心

## ——评淮剧《闯上海》

◆ 胡晓军



上海淮剧团历时多年打造的大戏《闯上海》，上周末在天蟾逸夫舞台再度上演，由上淮名旦陈丽娟主演。此前，该剧在沪苏等地献演了多场，上淮的另一位名旦邢娜也曾担纲过下半场。笔者观后感觉，由于女主罗玉英的戏份远超男主及其他角色，故而女主演的面貌、身材、嗓音及唱念做舞，能完全主导全剧的风格——邢娜活泼劲健，刚中带柔；陈丽娟端庄文弱，柔中带刚，一路演来直至全剧高潮的“大悲调”，能给观众以不一样的审美感受。但不管哪一样，一百多年前苏北人“闯上海”的艰辛历程及巨大成功，是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舍家弃业、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怀，都能通过演员和舞台，实实在在地传送给观众。

有一位江苏企业家观后感慨道：“所有闯上海的人，都来看看这部戏。”笔者同感，更有联想。一是晋剧对“走西口”、评剧对“闯关东”的演绎，虽然地域不同、情形各异，却正如《闯上海》的不同女主演那样，都传达出上述共同和永恒的精神。二是如今的年轻人岂止于“闯上海”，还有“闯北京”“闯深圳”“闯广州”……虽然情况完全不同，但上述共同和永恒的精神，则是值得所有离故土、进他乡、追求幸福梦想的人所记取、所弘扬的。这便是淮剧《闯上海》的创演初衷，正如上海淮剧团团长龚孝雄所言：“该剧是我们把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紧密结合的一次新实践。”

众所周知，上海开埠以后，很快成为“八方通

衢、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逐渐呈现“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文化特征，各地戏曲的相继登陆、杂糅嬗变，堪称为其中最令人瞩目的移动景观。与其他剧种不同的是，淮剧是随几十万苏北难民一道来上海的，都是带着诚实勤劳的身心、怀着美好生活的梦想来到上海的，正如全剧开场罗玉英、陈保庭乘着破船、冒着激流来到上海一样。故可以说，淮剧既是“闯上海”的见证人，也是“闯上海”的主人公。这一历史底蕴为“上淮”演员提供了人物种子、形象定位尤其是演绎底气——该剧主要演员陈丽娟、邢娜和陈继云（饰陈保庭）、邱海东（饰郑鸣甫）均来自苏北，他们曾对记者表示“感觉在剧中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自己从苏北进入上海的影子”。可见这一历史底蕴，帮助他们妥善地处理了从小小巨演到老巨、从小生演到老生的落差，将所有人物演得血肉饱满、气息鲜活、形象生动。

罗玉英昏死在上海滩头，幸为久盛船运公司老板郑鸣轩所救，不久嫁给了郑。然而好景不长，十几年后“久盛”突遭沉船事故，郑鸣轩遇难，其弟郑鸣甫畏惧退缩，罗玉英被推上风口浪尖，成了“久盛”大当家。就在公司濒临破产、合伙商人背叛、坏人趁火打劫时，罗玉英表现出超乎外表的坚韧意志和聪明才智，她洞悉人心、沉着应对，用道德诚信与契约精神妥善解决了各种问题，渡过了难关。期间她更得到了学成归国、已成造船专家的陈保庭的帮助，并在后者劝说下以极大的胆识

和魄力改古老沙船为先进轮船。此举让“久盛”不但起死回生，更是财源广进，占尽行业先机，赢来新的辉煌。该剧也借此透露出上海在清末民初至抗战爆发前夕的经济景象和社会众生相。

该剧的另一灵感来自“八一三”事变前夕，一批沪上企业家为阻塞浦江航道、阻挡日舰进犯，在十六铺、董家渡、江南造船所三段江面凿沉船只40余艘的历史。主创通过罗玉英毅然放弃家业，倡议各路船商共同沉船御敌，完成了两段剧情的无缝连接，实现了人物从“小我”向“大我”，从“家族小利”向“民族大义”的有力提升。笔者认为这一虚构是可信而可感的，因有历史感为基础，更有时代性可发挥，足以令观众对“国事为大”的道理发深思、生共鸣。

该剧的音乐唱腔总体沉郁激扬，少数抒情段落优美柔婉，充分发挥了淮剧的唱腔优势和都市淮剧的海派特征。演员的身段动作既采用传统戏曲手法，又引进现代舞蹈造型，两相结合、新意频出。该剧的舞美设计采用大写意手法，空旷的舞台更能凸显出船坞、缆绳、石柱的厚重质感，不仅吸睛，更有利于表达其象征意蕴。该剧的服装设计也令人赞赏，鉴于该剧的时间跨度长达半世纪，主创将有人物的发式、服装款式都作了与时俱进的处理——仿佛一次海派服饰的小型展示，除了微妙地表示人物身份、地位的变化，更反衬出时间的漫长、时代的巨变尤其是人们思想观念的革新。

至于该剧不足之处，笔者以为，正因女主戏份过重，显得男主相对偏弱。陈保庭的遇救、求学、归国一笔带过毫无问题，但其与日商的关系变化交代则过于简单，不但使人物略显扁平，使其感情线大大超过了事业线，也对剧情的突转、人物的归宿造成了生硬感。

淮剧自1906年进入上海后，百多年来在海派文化的熏陶下图变求新，在题材、音乐、表演、舞美等各方面逐渐形成“都市淮剧”的面貌与海派文化的风格。尽管如此，故土他乡皆为此心，上海淮剧初心不变、本体依然、感情深厚，与故乡的淮剧界长期保持着广泛交流与深度合作。新时代以来，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发展、一体化格局的构建、沪苏两地淮剧的主题、题材、创演理念及艺术风格既保持了相对独立性，又有宏观共识和微观趋近的现象。《闯上海》此时问世，可谓正当其时。据悉该剧于前年9月在江苏“淮剧艺术展演月”上作为压轴剧目献演，获得了当地戏剧界、工商界人士的广泛认同，被认为演出了“善良淳厚、刚劲坚强的苏北人性格”和“淮剧的精神和风采”。笔者由此相信，在长三角地区戏剧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该剧能为海派淮剧的升级、淮剧艺术的发展开拓更新更广的时空；能为勇于创新的自我革新精神、诚信守法的道德契约精神、肩负社会责任的担当精神提供更强更大的文化支持。

毛岸英的一句念白：“你爸爸好着呢，润之他——好——着——呢”，最后三个字节越来越慢，力度越来越弱，最后一个“呢”字几乎轻声念出。这样的处理，表达出对亲人无尽的思念与压抑着的不安。这是一种“有设计”的念白，是有深度的戏曲表演，是黄梅戏表现现代人物的全新创造，更是体验与表现的完美统一，值得充分肯定。

黑格尔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不朽的骄杨》之美，就是杨开慧为捍卫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宁死不屈的崇高美，通过韩再芬真诚、动情的表演，流畅、舒缓、哀婉而不失刚劲的唱腔，感性地表现出来。当最后一场特派员和监狱长来到牢房，催促她签字，不签字就上刑场时，杨开慧要求刽子手对她开六枪。在临刑前的核心唱段《静等枪声震天响》中，杨开慧的生命焕发出了无比灿烂的光华，全剧的气氛也达到了最高潮。作为一个女人，一个革命家的妻子，一个下有三个幼子的母亲，一个上有高堂老母的女儿，她自然对生命对亲人会有无限眷恋，“是人都有贪生念、忘恩情操重于命”。然而，当她唱到“人啊！一生再短，都应闪光，为革命，润之我指方向！为了党，静等枪声震天响”时，一束光柱投在她身上，演员猛地转身背对观众，坚定地勇赴刑场，此等精神境界，又是多么高尚豪迈！

有情有义便有美，有情有艺便有戏。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独特的追求，只有这样，每一个行业、每一件事情，才能做得更好、更深、更有意义。自称“嫁给了黄梅戏的徽州女人”韩再芬，在《不朽的骄杨》中，坚持守正创新，做到了这一点，不愧为黄梅戏舞台上的一株骄杨。

# 以美展的名义，找寻“为什么是上海”的答案

◆ 王路

大约在七八年前，我拜托作家马尚龙和当时在上海制作城市文化宣传片的韩国教育专家姜成勋，进行了一次关于上海的对谈。姜成勋为了制作节目，在上海居住了两年多，仔细观察，特别用心，很快就熟悉了上海的交通、餐馆、学校、景点、戏院等“看得见”的方面面，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上海通”了。但是当马尚龙向他细数了上海的历史、人文、艺术等“看不见”的方方面面，姜先生沉默了。最后姜成勋发出了令人惊叹的一问：“什么是上海？”他的意思是，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在上海？为什么上海会变成上海？这个问句，后来被马尚龙用来作为他的一本书名——《什么是上海》，十分畅销；与此同时，这个问题也逐渐成为了每一个试图探寻这座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人发出的灵魂之问。

正在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展出的“何谓海派”系列艺术大展之首展“历史的星空——二十世纪前期海派绘画研究展”，既提出了“何谓海派”这个问题，又将海派绘画置于上海现代化的进程中，从而得以从微观处一窥宏观，全面而又具体地回答了“什么是上海”这一“灵魂拷问”。

这当然是一个重磅的“作品展”，这也是一个断代的“美术史展”，这还是一个深入海派文化内部的“研究展”：即便你对于绘画的专业技法、艺术语言不甚了了，但是展览通过六大板块，近200件文献，将“海派”的来龙去脉、历史渊源、后续影响都梳理了一遍。在这些文献里，既有老报纸、老杂志、老照片，还有研究成果，通过图文并茂的展陈方式，重现了海派画家的社会身份、社交网络、风格传承、市场行情、传播影响以及上海当时的艺术生态，清晰通俗地回答了“什么是海派”这一问题。

这更是上海城市实现现代化的“成果展”：1843年以后，上海是怎么从一个夹处苏浙之间的地理名词变成一个影响巨大的文化所指？决定上海城市真正转向现代化的城市精神是什么？它们是怎么形成的？在海派书画领域，画家、作品、风格、市场、学校、润例、社团……其相互关联彼此催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动因是怎样的？而由海派

林距离

## “不合理”的道理

◆ 林明杰



由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和刘海粟美术馆为艺术家张雷平、何曦举办的双个展，一时成为上海的艺术热点。不过，也有质疑的声音：把这两位

艺术虽貌似不太讲逻辑，但展览的策划总需要有内在逻辑。譬如，协会举办的大型美展，要么是协会成员整体艺术实力的体现，要么是协会组织的评委会对对应作品的遴选，要么是围绕某个主题进行的创作。一些在美术馆和画廊的小型联展，大多是同一时代或者同一艺术潮流的艺术家组合，甚至也有以性别为划分逻辑的，尤其是女性艺术家联展。“合理”的画展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合理”的画展却也有其特别的意义。

张雷平、何曦，一女、一男，两个时代的艺术家，艺术风格和艺术理念几乎相反。张雷平笔墨雄健豪放，有“开张天岸马”之势；何曦则细腻静默，营造着“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悲怆之色。可谓一阴一阳，一放一收。他俩太不同了，确实“不合理”。

但“不合理”，却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突破常规的“理”，突破习惯性思维，不断拓展视野和情怀，正是艺术在人类文明史中最突出的贡献。“海上水墨双人展”系列的特点或许正在于“不合理”。非但张雷平、何曦组合“不合理”，之前的杨正新、王劭音组合也“不合理”。

这种“不合理”确实给一些艺术爱好者带来了理解的困惑。这几位画家都有各自的“粉丝”。有些“粉丝”偏爱自己的画家，却无法接受二人组合中的另一位画家。有意思的是，这几位画家相互之间却很欣赏，尽管他们截然相反。当策展人把组合的想法告诉王劭音时，王劭音欣然道：“杨正新是当今水墨艺术中为数不多完全用传统元素进行创新探索的画家，很有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不查不知道，《中国好声音》这档综艺居然已经开播十年了，久到我已经不再关心新一季的冠军是谁，只在热搜上看到又有哪位明星担任了导师。没想到，一档特别季综艺让我重新关注起这个转椅子盲选抢人的选秀，它便是《中国好声音》越剧特别季。

惭愧的是，我最初关注的缘由，是来自朋友圈里的差评。搜了一下网上的留言，发现有不少资深越剧观众都难以接受这档越剧综艺，大多来自于盲选结束之后的第五期节目。对于陶慧敏导师团队和郑云龙导师团队改编的作品，观众既有评选结果上的不认可，更有“作品编排上不伦不类”的评价。

真的有这么差吗？我从第一期看到第五期，对于部分戏迷的负面评价，感到一种遗憾，并不是说这档综艺是完美无瑕的，而是越剧戏迷如果追求的是看到原汁原味的越剧呈现，那么“去看舞台演出就好了”，想看竞技，还可以去看《越女争锋》。

《中国好声音》越剧特别季的推出，是越剧人对自己剧种到底能带来多少流量的一种检验，是年轻越剧人吸引年轻观众的一次尝试，是用跨界的方式让越剧被更多人看到的一个突破。

四位导师中，有茅威涛和方亚芬两位越剧顶流坐镇，还有陶慧敏和郑云龙两位跨界导师，其中郑云龙又尤为担起了引流的重任，从年轻网友的大量留言中可以看到，节目组请他请对了。当流量表了，节目在观众心中留下的是什么？

面对大量第一次了解越剧的各地观众，越剧特别季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越剧科普，全国各地的越剧院团选手轮番进行了各个身段的展示。这其中，有越剧的经典唱段，也有剪着公主切发型的年轻人用吉他弹唱的越歌，有穿着优雅职业装的女小生，有穿着洛丽塔公主裙的老旦，更有让茅威涛盲选时以为是女演员的男小生……节目让观众看到什么才是越剧，也在打破刻板印象的反差中带来了强烈的戏剧效果。

看过海选选手的演唱表现，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感动、自我陶醉中，而是居危思危，让越剧努力地在这一股国潮热中占得一席之地，让更多的越剧人也可以找到为之求索一生的理由。作为越剧观众，爱之深、责之切，可以理解，但更应该多一些包容与理解。如何让这个剧种与年轻人的生活同频共振，或许你可以一起去探索答案。

## 《中国好声音》越剧特别季探索新路

么第五期开始必须要进行创新的戏剧编排。传统舞台上我们看的是角儿，甭管是台上台下，角儿站在那儿，就能让你觉得，这就是让你信服的那个人物。然而年轻的选手大多缺乏舞台经验，演技普遍缺乏电视镜头前看几分钟空洞的眼神，想必谁也坚持不下去。因而，在选手组合的呈现上，就尤为需要设计。

◆ 赵玥

和这个《追梦人》作品一样出自郑云龙导师团队的《四时自有佳人》节目的初衷是好的，将四位职业选手设计成四大美人，从屏后风后出画，最终艺人入画，理应美轮美奂。可是这个服装、头饰、妆容，20年前的越剧都比电视上呈现的更符合当代审美，无怪乎看得网友一身冷汗。

越剧宗师袁雪芬提出的越剧改革今年已满八十载，这个从嵊州田间地头诞生的、样式尚不成熟的剧种，当初是如何在霓虹闪烁的上海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的？茅威涛说过，答案便是立足于当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上海越剧院袁派花旦赵心瑜在节目中吉他弹唱的《断肠人》，在哔哩哔哩网站获得了3万浏览量，不少网友从她的版本中既听到了纯正的袁派唱腔，更赞叹她改编得清新隽永，成了很多人的单曲循环。

越剧综艺化，带来了充满话题度的关键一步。我相信，接下来的节目里，还可以看到越剧更加先锋的一面。很庆幸，至少目前，越剧还不需要用对哈雷福特那种生存还是毁灭的拷问，但从这些节目中，已经可以看到越剧人的清醒，没有沉浸在过去的辉煌、走过场的纪念、自我的感动、自我陶醉中，而是居危思危，让越剧努力地在这一股国潮热中占得一席之地，让更多的越剧人也可以找到为之求索一生的理由。

作为越剧观众，爱之深、责之切，可以理解，但更应该多一些包容与理解。如何让这个剧种与年轻人的生活同频共振，或许你可以一起去探索答案。